

点燃一盏月亮

深切地感受到母爱的温柔

游刚◎著

有时，或许是母亲的头发遮住了眼帘，或许是母亲太疲惫了，母亲在扎一会儿鞋底之后，让针和拈针的手指一起将垂在眼前的头发，待头发顺了，再揉揉眼睛，继续穿针引线。





点燃一盏月亮

游 刚◎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点燃一盏月亮/游刚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0.4

(青春的盛宴: 当代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ISBN 978-7-80620-619-5

I. ①点… II. ①游…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5173 号

点燃一盏月亮

责任编辑 马 璜 何玲涛

装帧设计 熊 雄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 光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振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32 开

印 张 6

字 数 12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20-619-5

定 价 16.80 元

目 录

听笛的女孩

001	母亲·布鞋
004	父亲·煤油灯
006	外婆的香椿
008	一篓荔枝
010	故乡的竹笋
014	阳雀声声
017	故乡的小镇
019	白围巾
023	腊月里的柴火
025	父亲为我戒烟
027	一盒牛奶
029	散落在风中的野菊花
032	刺玫瑰
035	听笛的女孩

点燃一盏月亮
游刚





038	长支书
042	梦回廊桥
046	菜 地
048	巷子里的人家
051	静拥夜色
054	让我看看你
057	又见梦樱花
060	青葱岁月
063	到乡下买年货
066	分 家
068	信 念
072	鸟语如歌
076	漫漫求学路
079	神奇的花仙峡
082	在花仙峡的岁月

雪飘絮语

088	竹韵三题
091	故乡二题
094	雪飘絮语
096	山月的衣裳
098	红 枫
100	菊
102	工作在乡下



104	开 会
106	超生的女人
108	三月的情怀
111	生在巴山
113	山 妹
115	当蝴蝶飞不过沧海
117	汉丰湖之恋 · 外二章
120	你是海我是鸥
122	儿子我该用什么爱你
125	爱的彩衣
127	蝴蝶花

点燃一盏月亮

128	牵 手
132	1989 年的 60 张饭票
136	白丝巾
143	橘 花
147	守着传呼机过年
150	点燃一盏月亮

点燃一盏月亮
游刚





小城绿茵

154	泡冰
157	坝坝舞
160	黄包车
163	悠然见南山
166	明清一条街
168	小城绿茵
171	城市小桥
173	小城夜景
176	廉政文化一条街
179	明镜石广场
182	福城村





母亲·布鞋

只要回到家里，我便一头脱掉脚上硬黑的皮鞋，迫不及待地穿上母亲给我做的布鞋。布鞋轻便，熨帖，还很柔软，分外舒适。有朋友到我家里，看着鞋架上大小不一的布鞋，乐得爱不释手，总想拿走一双，急得我连连找借口阻拦。

因为这些鞋的确很美。总是黑色的灯芯绒做成鞋帮，中间用具有收缩性的缩筋带，做成能根据脚大小自动收缩的鞋带，鞋面两排闪光的小扣子，装饰得很是精巧。厚厚的鞋底，俗称千层底，是用无数层布和笋壳黏合，用细细的麻绳扎成。针角很是均匀，成排或成六角状，中间有意地凸起布层，像一颗颗爆米花。整双鞋子，拿在手里轻巧无比，穿在脚上轻盈如蝶。

是母亲的布鞋，让我幸福地走到了今天。

童年的岁月总是充满了艰辛和苦涩。家离学校较远，每天步行五里山路去读书。路面满是泥泞，走到学校时，鞋和袜子早就浸满了泥浆。母亲总在我书包里塞双布鞋，让我到校后换上。换上布鞋后，冰冷的双脚立刻暖和起来，就像母亲那双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双脚，让我忘记了寒冷。在学校里，许多小伙伴脚上生了冻疮，见了我的鞋子，就会拿出书包里好吃的东西和我交换，让我把鞋脱下来给他穿一会儿。母亲的布鞋，成为我童年的骄傲。





其实母亲要做一双布鞋很是辛苦。

母亲先是收集各种布片，用玉米或者土豆做成的糨糊，将布片粘贴在木板上，让太阳晒干、粘连，然后剪成鞋底。无数层粘连的布片和笋壳做成的鞋底，要很用力才能穿针引线。虽然母亲纳鞋时有专门保护手指的指环，俗称“抵兜儿”，环上有密密的针脚使针不至于乱滑，但稍不小心，手指就会被扎伤。每做一双鞋，母亲的手就会增加新的伤痕。

最难忘的是在那些山村的夜晚。经历一天的劳累，全家人都早早入睡，而母亲却要拖着疲惫的身子为我们做布鞋。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一手穿针引线，一手用力地握着千层鞋底，长长的针线随着母亲牵引呼呼作响。有时或许是母亲的头发遮住了眼帘，或许是母亲太疲惫了，母亲扎一会儿鞋底之后，让针和拈针的手指一起捋捋垂在眼前的头发，待头发顺了，再揉揉眼睛，继续穿针引线。无数次在朦胧的睡梦里醒来，猛一抬眼，就会看到母亲的这一动作，这成为我记忆中关于母亲的最美画面。不出几天时间，母亲就会做出一双新鞋。各式各样的布鞋，让我从春穿到夏，从童年穿到少年，记忆里，脚上全是布鞋的熨帖和温暖。

后来我到城里读书了，在即将上学的日子，母亲连夜为我赶做一双布鞋。我知道母亲很是担心那双已让布鞋惯坏了的脚，怕被皮鞋磨伤。为了这双鞋，母亲又连续熬了几个通宵。我很是心痛，说带一双以前的布鞋不就行了吗？但母亲却执意要做。到了学校，我收拾行囊，拿出那双布鞋想将它藏在箱底，才发现布鞋里多了一双美丽的鞋垫儿，鞋垫上歪歪斜斜地绣着字，一只鞋垫上绣着“认真做人”，另一只鞋垫上绣着“好好走路”，拿着这双美丽而沉甸甸的布鞋，心里温暖无比。

至今，我珍藏着母亲做给我的那双布鞋，并铭记母亲那句“认真做人，好好走路”的嘱咐。这是母亲对我这个已成年儿子的最贴心的爱抚，就像年幼时母亲的双手，给我温暖，并引领我走好人生的每个步履。





父亲·煤油灯

我

喜欢点亮家里的那盏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体会那久远的氛围。

这盏玻璃的煤油灯，曾经陪着父亲和家人度过数千个夜晚，照亮曾在农村岁月里的所有黑夜。灯体像穿着喇叭裙的美女，腰肢细小，灯座裙状散开，上面突出，盛着燃灯的煤油，一个日光灯式的玻璃罩，护着里面吐芯的灯嘴。年长日久，灯体已蒙垢，灯罩也已熏得发黄，在夜里点燃，四周一片昏黄朦胧。

父亲本是一位农村青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在爷爷的安排下又早早地成了家，不久又有了我。山乡的生活总是贫穷与落后相随，但在现实中父亲从未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唯一能照亮父亲前途的，就是这盏煤油灯。

记忆中父亲白天在地里辛勤地劳作，吃完晚饭后，父亲便倚在那架老式的木床头，点燃这盏煤油灯，孜孜不倦地攻读着他曾经的课本，和许多农村政策读本。

父亲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我和母亲会在床头嬉戏，用各种手势让灯光映成生趣盎然的小动物，母亲做一只小鸭子，我便做一只小狗追小鸭，母亲做一只蝴蝶，我便做一只小鸟，在父亲的身影旁嬉戏追逐。父亲有时会放下手中的书，参与进来，那朵跳

动的煤油灯，成了全家快乐的源泉。只一会儿，父亲就要哄我入睡，催母亲休息。母亲往往会吹灭那盏煤油灯，不许父亲看书，担心累坏了身子。父亲会先答应母亲，熄灯睡觉。可等我在昏睡的朦胧中醒来时，父亲却依然偎在灯下，乡村的夜很静，只有父亲的书页哗哗作响。

父母亲的木床是老式的镂空雕花床，是奶奶的嫁妆，最初有着殷红的油漆和磨得发亮的床架，父亲靠着床架一夜一夜地看书，年长日久，竟把床架压断了，床头的红油漆，经煤油灯灯焰的一再熏烤，全染成了烟黑。

就是这样的灯光，照亮了父亲的一个又一个夜晚，为父亲带来了命运的转机。那年父亲参加了县里的公招考试，父亲考出了很好的成绩。分数上线了，父亲却积劳成疾，在体检时被筛了出来。父亲第一次感受到人生成功的喜悦，却也第一次遭受到人生最大的打击。

父亲并没有消沉。劳作之余，父亲一如既往地在煤油灯下看书，在他心里，有着永不熄灭的理想，就像那盏煤油灯，只要有油，就能点亮。

苍天不负有心人，父亲最终考上了国家干部，实现了心中的梦想。后来，村子里通了电，那盏煤油灯随即搁在了墙角。

如今父亲和我均已住进城里，在城市的夜里享受着明亮而奢华的灯光。搬进城时，我急急赶回老屋，找到那盏搁置已久的煤油灯，将它珍藏。

父亲和那盏煤油灯，为我的人生引航。





外婆的香椿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为了采写一篇新闻而在街头步履匆匆。“军一儿一！”突然有人拦住了我的去路，并直呼我的乳名。我一惊，是六姨！六姨正背着乡下的竹篾背篓，汗涔涔地站在三月的阳光下。“我找不到你的家，就在这街上转悠，我就知道我会遇上你的。”六姨无比激动地拉着我的手。

我忙扶着六姨的背篓，想接过来替她一把。“你不能背，背篓会弄脏你的衣服，这是外婆专为你备的香椿。”六姨说，“你从小就爱吃这芽儿，外婆成天叨念你，就让我给你送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摊开六姨背篓里的包裹，久违的清香顿时扑面而来，那是一大包被切细了的香椿，却如在树上一般新鲜嫩红，直引得我涎水直流。

在故乡那密密的山林里，到处都有高大的香椿树。每到春季，香椿树上就悄悄挂出了一层新绿。这时村里的小孩和男人们，都爬上树去，一边快乐地欢叫着，一边在树上摘香椿。在椿树下，婆姨们背着背篓捡拾从树上扔下来的嫩芽儿，叽叽喳喳地笑闹不休。

可外婆家是没有人能爬上椿树的，外婆家只有外婆和六姨，外公在六姨出生之后第二年就去世了。外婆用红红绿绿的嫁妆把

五个姨嫁出去之后，身边就只有六姨。六姨很漂亮，不管怎么穿都是好看的女子。在人家忙着摘香椿的时候，外婆和六姨就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去敲打椿树上的那些嫩芽儿。小时候我住在外婆家，常急着要去爬树，想替外婆摘香椿，外婆却虎着脸，说你还小，怕摔着了。

外婆和六姨往往花上十来天时间敲打香椿，很是艰难，直敲得外婆和六姨的手臂红肿酸痛。外婆把敲打下来的香椿细细地切了，摊在阳光下晒干，然后打成包，给大姨、二姨、三姨都要送一包去。外婆有六个女儿，除了六姨，每家都有份儿。其实几个姨和我们家都住在乡村，都能摘到香椿，可外婆却坚持认为，只有她的香椿是最好的，因为每片芽儿都是她精心挑选的。几个姨也习惯了，每到春季，都等着六姨将外婆的香椿送到家里来。用外婆的香椿和着肉片爆炒，顿时清香四溢，吃着香脆无比。和着猪肉炖，那汤汁甘醇可口，回味无穷。外婆的香椿，是我们最美味的佳肴。

如今的我远离外婆，成天在城市里奔波。然而已年过七旬的外婆却记着我，竟让六姨将一大包香椿送到城里来。六姨不识字，也从未到过我的家，仅凭着会在街上遇着我这样一个信念，无助地在街上转悠着，寻找我的身影，没想到还真遇上我了。拉着六姨的手，我感动不已，似乎看见外婆颤颤巍巍地站在椿树下，吃力地举着竹竿，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那些嫩芽儿，外婆的身旁，是一地的香椿，那么鲜嫩，就像外婆和六姨逝去的青春。我将外婆的香椿小心地装在冰箱里，偶尔让妻子炒上一盘。几个月过去了，那香椿依然那样清香、可口，就像外婆对儿孙们浓浓的爱意。





一篓荔枝

外公是山区的退休老干部，退休后仍在山区。从小，在外婆家就常翘着脑袋朝山梁望，盼着山梁上出现外公高大大的身影，只要他一出现，我就狂欢着奔向他，他准会从衣袋里捧出大把大把的糖果给我。想吃糖，就想外公，想到外公，就想到糖，成为了儿时的自然定律。

后来长大，离乡，外出读书，工作。外公在老家，到外婆家，外公准会从柜子里搜出糖果，尽管现在看来那些糖果很是平常，但我顿时回到童年的温馨时光。

住进城里后，外公时时从山上给我捎点东西来，有他自种的蔬菜，有香香的腊猪腿，或老人家不知哪弄来的山竹笋，这常让我享尽口福。

忙，而少于到山上外公家。

母亲要回娘家，我忙在街头为外公买了几斤荔枝，让母亲捎去。母亲回来后，说外公高兴极了，舍不得吃呢。

这天，我终于有空回老家，去看外公。老人家一身朴素，已是满头银发。见我回来，乐呵呵的，尽管没有喊我的乳名，但捧着我的手看了半晌，让我坐在椅子上，亲自倒茶，又转身去里屋，

自然又是拿好吃的给我。

不一会儿，外公用小竹篓提来一篓果子，说他尝了，这可是他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果子了。我一看，是荔枝。一篓荔枝，因为太久，果皮已发皱，少许还生出了霉，紧紧蔫蔫的萎缩成一团黑色。

外公，这是哪儿来的？我问。记不清了，大概是你妈带来的吧，外公说。我心一紧，这不是我给外公买的吗，怕有半年之久了啊。

见我在犹豫，外公径直扯下一颗，往嘴里送，似乎要证明给我看果子的美味。我一惊，忙一把夺过来，外公，这不能吃了，都变质了啊，并且是要剥皮的，还要吐出里面的核，我大声说。外公怔怔地看着我，半天才回过神来，尴尬地笑着放下那串荔枝。

原来这东西是这么吃的啊！外公似有所悟。是不能吃了，是不能吃了。老人家喃喃地说着，却又提着这篓蔫果，走进里屋去了。

外公，竟然吃荔枝没剥皮，并连核咀嚼，但对于外公，这的确是少有的珍品，因为这种本在南方少见的水果，在山里的确是更难有的。半年了，外公却舍不得吃它，想留给我。

看着老人步履蹒跚的背影，自己难过万分。一篓平常不过的荔枝，却让老人感到如此的满足和珍贵。

如果能够，我一定要让外公在有生之年，尝到人间所有的美味。





故乡的竹笋

当 布谷鸟儿开始满山里吟唱的时候，故乡的竹笋便开始萌发了。只要有竹林的地方，就能看见泥土里小牛角尖一样的竹笋，一个个一排排探出头来，向着天空一个劲儿地疯长。这时春意正盛，人们忙着在田地里翻地，播种，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看见自家竹林里的竹笋尖出土了，都会高兴地说：“笋子冒头了，好季节到了。”

故乡高高的山里，全是大片大片的野竹林，葱葱郁郁地，在山之深处舒展着枝条。笋子出来了，女人们便要上山去采竹笋，那是一年之中最快乐的山中聚会。女人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背着背篓，拿着小锄头，挽着袖子，露出笋子一样嫩白的胳膊，相互说笑着爬上山去。绿绿的竹叶下，野竹笋早冒出尺把高了，密密麻麻地立在绿草中，有的像刺向空中的利剑，粗壮有力，有的像一个个含羞的婷婷玉女，纤弱柔嫩。女人们叽叽喳喳地闹着，叫着，手脚利落地将笋子搬进竹篓，满山里回响着欢快的笑声。偶尔有小媳妇唱起山歌，深山里竹叶婆娑，百花正开，布谷鸟的啼叫和着女人们优美的歌声，与山涧里哗哗的溪水一起满山里流淌，淌成一个让人沉醉不已的春天。

几天时间，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晒着白白嫩嫩的竹笋，

